

流潋紫·著

后宫

如懿传

一部后宫女人的生存史诗，一个由帝王恩宠所牵系的权谋漩涡。
宫墙深深，壁影朱红，娇媚颦笑间，是什么在如汐暗涌……

后宫小说始祖、全国热播电视剧
《后宫·甄嬛传》续篇

流潋紫

再造古典
完美主义巅峰！

后宮

·
如懿傳

·
流瀛紫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宫·如懿传 / 流潋紫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3-2162-6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5165号

后宫·如懿传



著 者: 流潋紫

出版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麦 菽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版式设计: 刘碧微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59千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2162-6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纪念我们可怜的未能出世的孩子柒柒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当我终于明白，人世间的男欢女爱、荣华权势终究不过浮
华浪荡一场，生命的最末，到底是无尘无埃的明镜台时，我的
人生，已经完结了。

后宫
·
如懿传

目录

第一章	灵前	001
第二章	自处	007
第三章	风雨	013
第四章	直言	019
第五章	皮影	029
第六章	弃妇	037
第七章	求存	047
第八章	名分（上）	060
第九章	名分（下）	070
第十章	哲妃	080
第十一章	琵琶	088
第十二章	蕊姬（上）	098
第十三章	蕊姬（下）	107
第十四章	风波	116
第十五章	凌辱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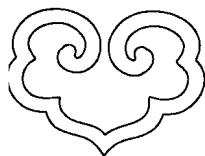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 君心	133
第十七章 玉面（上）	143
第十八章 玉面（下）	152
第十九章 两败	159
第二十章 渔翁	169
第二十一章 永璜	177
第二十二章 封诰	184
第二十三章 得子（上）	192
第二十四章 得子（下）	201
第二十五章 山雨	210
第二十六章 阿箬	218
第二十七章 对食	228
第二十八章 西风恨	237
第二十九章 独自凉	246
第三十章 畸珠	255

后
宫

·
如
懿
传



目
录



灵前 第一章

云板声连叩不断，哀声四起，仿若云雷闷闷盘旋在头顶，叫人窒闷而敬畏。
国有大丧，天下知。

青樱俯身于众人之间，叩首，起身，俯身，叩首，眼中的泪麻木地流着，
仿若永不干涸的泉水，却没有一滴，是真真正正发自内心的悲恸。

对于金棺中这个人，他是生是死，实在引不起青樱过多的悲喜。他，不过
是自己夫君的父亲，王朝的先帝，甚至，遗弃了自己表姑母的男人。

想到这里，青樱不觉打了个寒噤，又隐隐有些欢喜。一朝王府成潜龙府
邸，自己的夫君君临天下，皆是拜这个男人之死所赐。这样的念头一转，青樱
悄然抬眸望向别的妻妾格格^[1]——不，如今都是妃嫔了，只是名分未定而已。

[1] 格格：格格原为满语的译音，译成汉语就是小姐、姐姐、姑娘之意。在满语中原来是对女性的一般称谓。而在汉语中出现时则大多表示：一是清朝贵胄之家女儿的称谓，二是皇帝和亲王妾室的称谓，地位较低。

青樱一凛，复又低眉顺眼按着位序跪在福晋身后，身后是与她平起平坐的高晞月，一样的浑身缟素，一样的梨花带雨，不胜哀戚。

忽然，前头微微有些骚动起来，有侍女低声惊呼起来：“主子娘娘晕过去了！”

青樱跪在前头，立时膝行上前，跟着扶住晕过去的富察氏。高晞月也跟着上来，惶急道：“主子娘娘跪了一夜，怕是累着了。快去通报皇上和太后。”

这个时候，太后和皇上都已疲乏，早在别宫安置了。青樱看了晞月一眼，朗声向众人道：“主子娘娘伤心过度，快扶去偏殿休息。素心，你是伺候主子娘娘的人，你去通报一声，说这边有咱们伺候就是了，不必请皇上和太后两宫再漏夜赶来。”

晞月横了青樱一眼，不欲多言。青樱亦懒得和她争辩，先扶住了富察氏，等着眼明手快的小太监抬了软轿来，一齐拥着富察氏进了偏殿。

晞月意欲跟进伺候，青樱身姿一晃，侧身拦住，轻声道：“这里不能没有人主持，太后和太妃们都去歇息了，主子娘娘和我进去，姐姐就是位分最高的侧福晋^[1]。”

晞月眸光如波，朝着青樱浅浅一漾，温柔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驯，她柔声细语：“妹妹与我都是侧福晋，我怎敢不随侍在主子娘娘身边？”她顿一顿，“而且，主子娘娘醒来，未必喜欢看见妹妹。”

青樱笑而不语，望着她淡然道：“姐姐自然是明白的。”

晞月微微咬一咬唇：“我希望自己永远都能明白。”

她退后两步，复又跪下，朝着先帝的金棺哀哀痛哭，仿似清雨梨花，低下柔枝，无限凄婉。

青樱在转入帘幕之前望了她一眼，亦不觉叹然，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轻

[1] 侧福晋：顺治十七年（1660）规定，亲王、亲王世子及郡王妻封福晋，侧室则称侧福晋。亦用以封蒙古贵族妇女。为了强调正室的嫡妻地位，又称嫡妻为嫡福晋。嫡福晋与侧福晋都由礼部册封，有朝廷定制的冠服，见《大清会典》。侧福晋冠服比嫡福晋降一等。每年一次由宗人府汇奏请封，咨送礼部入册。相比较于侧福晋，又有一种庶福晋的称谓。庶福晋地位比较低，相当于婢妾，不入册，也没有冠服。庶福晋只是别人对她们的客气称呼，是没经过朝廷册封的。

柔得如同一团薄雾轻云，连伤心亦是，美到让人不忍移目。

青樱转到偏殿中，素心和莲心已经将富察氏扶到榻上躺着，一边一个替富察氏擦着脸扑着扇子。青樱连忙吩咐了随侍的太监，叮嘱道：“立刻打了热水来，虽在九月里，别让主子娘娘擦脸着了凉。莲心，你伺候主子娘娘用些温水，仔细别烫着了。”说罢又吩咐自己的侍女，“蕊心，你去开了窗透气，那么多人闷着，只怕娘娘更难受。太医已经去请了吧？”

蕊心连忙答应：“是。已经打发人悄悄去请了。”

素心闻言，不觉双眉微挑，问道：“主子娘娘身子不适，怎么请个太医还要鬼鬼祟祟的？”

青樱含笑转脸：“姑娘不知道，不是鬼鬼祟祟的。而是方才高姐姐的话说坏了。”

素心颇为不解，更是疑心：“说坏了？”

青樱不欲与她多言，便走前几步看着太监们端了热水进来，蕊心侧身在素心身边，温和而不失分寸：“方才月福晋说，主子娘娘是累着了才晕倒的……”

素心还欲再问，富察氏已经悠悠醒转，轻嗽着道：“糊涂！”

莲心一脸欢欣，替富察氏抚着心口道：“主子娘娘要不要再喝些水？哭了一夜也该润润喉咙了。”

富察氏慢慢喝了一口水，便是不适也不愿乱了鬓发，顺手一抚，才慢慢坐直身子，叱道：“糊涂！还不请侧福晋坐下。”

青樱闻得富察氏醒转，早已垂首侍立一边，恭声道：“主子娘娘醒了。”

富察氏笑笑：“主子娘娘？这个称呼只有皇后才受得起，皇上还未行册封礼，这个称呼是不是太早了？”

青樱不卑不亢：“主子娘娘明鉴。皇上已在先帝灵前登基，虽未正式册封皇后，可主子娘娘是皇上结发，自然是名正言顺的皇后。如今再称福晋不妥，直呼皇后却也没有旨意，只好折中先唤了主子娘娘。”青樱见富察氏只是不做声，便行了大礼，“主子娘娘万福金安。”

富察氏也不叫起来，只是悠悠叹息了一声：“这样说来，我还叫你侧福晋，却是委屈你了。”

青樱低着头：“侧福晋与格格受封妃嫔，皆由主子娘娘统领六宫裁决封赏。妾身此时的确还是侧福晋，主子娘娘并未委屈妾身。”

富察氏笑了一笑，细细打量着青樱：“青樱，你就这般滴水不漏，一丝错缝儿也没有么？”

青樱越发低头，柔婉道：“妾身没有过错得以保全，全托赖主子娘娘教导顾全。”

富察氏凝神片刻，温和道：“起来吧。”又问，“素心，是月福晋在外头看着吧？”

素心忙道：“是。”

富察氏扫了殿中一眼，叹了口气：“是青福晋安排的吧？果然事事妥帖。”她见素心有些不服，看向青樱道，“你做得甚好，月福晋说我累了……唉，我当为后宫命妇表率，怎可在众人面前累晕了？只怕那些爱兴风作浪的小人，要在后头嚼舌根说我托懒不敬先帝呢。来日太后和皇上面前，我怎么担待得起？”

青樱颌首：“妾身明白，主子娘娘是为先帝爷驾崩伤心过度才晕倒的。高姐姐也只是关心情切，才会失言。”

富察氏微微松了口气：“总算你还明白事理。”她目光在青樱身上悠悠一荡，“只是，你处事一定要如此滴水不漏么？”

青樱低声：“妾身伺候主子，不敢不尽心。”

富察氏似赞非赞：“到底是乌拉那拉氏的后人，细密周到。”

青樱隐隐猜到富察氏所指，只觉后背一凉，越发不敢多言。

富察氏望着她，一言不发。青樱只觉得气闷难过，这样沉默相对，比在潜邸^[1]时妻妾间偶尔或明或暗的争斗更难过。

[1] 潜邸：一指皇帝即位前的住所。宋欧阳修《代人辞官状》：“属潜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学黉之讲道，无所发明。”清龚自珍《为龙泉寺募造藏经楼启》：“又诏以潜邸之雍和官为奉佛处，以大臣专领之。”二也借指太子尚未即位。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五十章：“成祖在潜邸时，已为文人们的东道主。”

空气如胶凝一般，莲心适时端上一碗参汤：“主子喝点参汤提提神，太医就快来了。”

富察氏接过参汤，拿银匙慢慢搅着，神色稳如泰山：“如今进了宫，好歹也是一家人，你就不去看看景仁宫那位吗？”

青樱道：“先帝驾崩，太后未有懿旨放景仁宫娘娘出宫行丧礼，妾身自然不得相见。”

富察氏微微一笑，搁下参汤：“有缘，自然会相见的。”

青樱越发不能接口。富察氏何曾见过她如此样子，心中微微得意，脸上气色也好看了些。

二人正沉默着，外头击掌声连绵响起，正是皇帝进来前侍从通报的暗号，提醒着宫人们尽早预备着。

果然皇帝先进来了。富察氏气息一弱，低低唤道：“皇上……”

青樱行礼：“皇上万福金安。”

皇帝也不看她，只抬手抬手，随口道：“起来吧。”

青樱起身退到门外，扬一扬脸，殿中的宫女太监也跟了出来。

皇帝快步走到榻边，按住富察氏的手：“琅婊，叫你受累了。”

富察氏眼中泪光一闪，柔情愈浓：“是臣妾无能，叫皇上担心了。”

皇帝温声道：“你生了永璿与和敬之后身子一直弱，如今既要主持丧仪，又要看顾后宫诸事，是让你劳累了。”

富察氏有些虚弱，低低道：“晞月和青樱两位妹妹，很能帮着臣妾。”

皇帝拍拍她的手背：“那就好。”皇帝指一指身后，“朕听说你不适，就忍不住来了，正好也催促太医过来，给你仔细瞧瞧。”

富察氏道：“多谢皇上关爱。”

青樱在外头侍立，一时也不敢走远，只想着皇帝的样子，方才惊鸿一瞥，此刻倒是清清楚楚印在了脑子里。

因着居丧，皇帝并未剃发去须，两眼也带着血丝，想是没睡好。想到此节，青樱不觉心疼，悄声向蕊心道：“皇上累着了，怕是虚火旺，你去炖些银

耳莲子羹，每日送去皇上宫里。记着，要悄悄儿的。”

蕊心答应着退下。恰巧皇帝带了人出来，青樱复又行礼：“恭送皇上，皇上万安。”

皇帝瞥了随侍一眼，那些人何等聪明，立刻站在原地不动，如泥胎木偶一般。皇帝上前两步，青樱默然跟上。皇帝方悄然道：“朕是不是难看了？”

青樱想笑，却不敢做声，只得咬唇死死忍住。二人对视一眼，青樱道：“皇上保重。”

皇帝正好也说：“青樱，你保重。”

青樱心中一动，不觉痴痴望着皇帝。皇帝回头看一眼，亦是柔情：“朕还要去前头，你别累着自己。”

青樱道了声“是”。见皇帝走远了，御驾的随侍也紧紧跟上，只觉心头骤暖，慢慢微笑出来。



自处 第二章

外头的月光乌蒙蒙的，暗淡得不见任何光华，青樱低低说：“怕是要下雨了呢。”

蕊心关切道：“小主站在廊檐下吧，万一掉下雨珠子来，怕凉着了您。”

正巧素心引着太医出来，太医见了青樱，打了个千儿道：“给小主请安。”

青樱点点头：“起来吧。主子娘娘凤体无恙吧？”

太医忙道：“主子娘娘万安，只是操持丧仪连日辛劳，又兼伤心过度，才会如此。只须养几日，就能好了。”

青樱客气道：“有劳太医了。”

素心道：“太医快请吧，娘娘还等着你的方子和药呢。”

太医诺诺答应了，素心转过脸来，朝着青樱一笑，话也客气了许多：“回小主的话，主子娘娘要在里头歇息了，怕今夜不能再去大殿主持丧仪。主子娘

娘说了，一切有劳小主了。”

青樱听她这样说，知是富察氏知晓晞月不堪重用，只管托赖了自己应对，忙道：“请主子娘娘安心养息。”

青樱回到殿中，满殿缟素之下的哭泣声已经微弱了许多，大约跪哭了一日，凭谁也都累了。青樱吩咐殿外的宫女：“几位年长的宗亲福晋怕挨不得熬夜之苦，你们去御膳房将炖好的参汤拿来请福晋们饮些，若还有支持不住的，就请到偏殿歇息，等子时大哭时再请过来。”

宫女们都答应着下去了，晞月在内殿瞧见，脸上便有些不悦。青樱进来，便道：“方才要妹妹替主子娘娘主持一切，实在是辛苦妹妹了。”

晞月也不做声，只淡淡道：“你一句一句妹妹叫得好生顺口，其实论年岁算，我还虚长了你七岁呢。”

青樱知她所指，只是在潜邸之中，她原是位序第一的侧福晋，名分分明，原不在年纪上。当下也不理会，只微笑道：“是么？”

晞月见她不以为意，不觉隐隐含怒，别过脸去不肯再和她说话。

过了一个时辰，便是大哭的时候了。合宫寂静，人人忍着困意提起了精神，生怕哀哭不力，便落了个“不敬先帝”的罪名。执礼太监高声喊道：“举哀——”众人等着嫔妃们领头跪下，便可放声大哭了。

因着富察氏不在，青樱哀哭了起来，正预备第一个跪下去。谁知站在她身侧一步的晞月抢先跪了下去，哀哀恸哭起来。

晞月原本声音柔美，一哭起来愈加清婉悠亮，颇有一唱三叹之效，十分哀戚。连远远站在外头伺候的杂役小太监们，亦不觉心酸起来。

按着在潜邸的位分次序，便该是晞月在青樱之后，谁知晞月横刺里闯到了青樱前头放声举哀，事出突然，众人一时都愣在了那里。

潜邸的格格苏绿筠更是张口结舌，忍不住轻声道：“月福晋，这……青福晋的位次，是在您之上啊。”

晞月根本不理会苏氏的话，只纹丝不动，跪着哭泣。

青樱当众受辱，心中暗自生怒，只硬生生忍着不做声。蕊心已经变了脸色，正要上前说话，青樱暗暗拦住，看了跟在身后的格格苏绿筠一眼，慢慢跪

了下去。

绿筠会意，即刻随着青樱跪下，身后的格格们一个跟着一个，然后是亲贵福晋、诰命夫人、宫女太监，随着晞月举起右手侧耳伏身行礼，齐声哭了起来。

哀痛声声里，青樱盯着晞月举起的纤柔手腕，半露在重重绀素衣袖间的一串翡翠珠缠丝赤金莲花镯在烛火中透着莹然如春水的光泽，刺得她双目发痛。青樱随着礼仪俯下身体，看着自己手腕上一模一样的镯子，死死地咬住了嘴唇。

待到礼毕，己子时过半，晞月先起身环视众人，道了声：“今日暂去歇息，明日行礼，请各位按时到来。”如此，众人依序退去，青樱扶着酸痛的双膝起身，扶了蕊心的手，一言不发就往外走。

格格苏绿筠一向胆小怕事，默然撇开侍女的手，紧紧跟了过来。

青樱心中有气，出了殿门连软轿都不坐，脚下越走越快，直走到了长街深处。终于，蕊心亦忍不住，唤道：“小主，小主歇歇脚吧。”

青樱缓缓驻足，换了口气，才隐隐觉得脚下酸痛。一回头却见绿筠鬓发微蓬，娇喘吁吁，才知自己情急之下走得太快，连绿筠跟在身后也没发觉。

青樱不觉苦笑，柔声道：“你生下三阿哥才三个多月，这样跟着我疾走，岂不伤了身子？”青樱见她身姿孱孱，愈加不忍，“是我不好，没察觉你跟着我来了。”

绿筠怯怯：“侧福晋言重了，我的身子不相干。倒是今日……高姐姐如此失礼，可怎生是好？”

青樱正要说话，却见潜邸格格金玉妍坐在软轿上翩跹而来。

金玉妍下了软轿，扶着侍女的手走近，笑吟吟道：“怎生是好？这样的大事，总有皇上和主子娘娘知道的时候，何况还有太后呢。侧福晋今日受的委屈，还怕没得报仇么？”

青樱和缓道：“自家姐妹，有什么报仇不报仇的，玉妍妹妹言重了。”

金玉妍福了一福，又与苏绿筠见了平礼，方臆声道：“妹妹也觉得奇怪，

高姐姐一向温柔可人，哪怕从前在潜邸中也和侧福晋置气，却也不至如此。难道一进宫中，人人的脾气都见长了么？”

绿筠忙道：“何人脾气见长了？玉妍妹妹得皇上宠爱，可以随口说笑，咱们却不敢。”

玉妍媚眼如丝，轻俏道：“姐姐说到宠爱二字，妹妹就自愧不如了。现放着侧福晋呢，皇上对侧福晋才是万千宠爱。”她故作沉吟，“哎呀！难道高姐姐是想着，进了紫禁城，侧福晋会与景仁宫那位一家团聚，会失幸于皇上和太后，才会如此不敬？”

青樱略略正色：“先帝驾崩，正是国孝家孝于一身的时候，这会子说什么宠爱不宠爱的，是不是错了时候？”

绿筠忙收了神色，恭身站在一旁。玉妍托着腮，笑盈盈道：“侧福晋好气势，只是这样的气势，若是方才能对着高姐姐发一发，也算让高姐姐知道厉害了呢。”玉妍屈膝道，“夜深人困倦，才进宫就有这样的好戏，日后还怕会少么？妹妹先告辞，养足了精神等着看呢。”

玉妍扬长而去，绿筠看她如此，不觉皱了皱眉。

青樱劝道：“罢了。你不是不知道金玉妍的性子，虽说是和你一样的格格位分，在潜邸的资历也不如你，但她是朝鲜宗室的女儿，先帝特赐了皇上的，咱们待她总要客气些，无须和她生气。”

绿筠愁眉不展：“姐姐说得是，我何尝不知道呢？如今皇上为了她的身份好听些，特特又指了上驷院的三保大人做她义父，难怪她更了不得了。”

青樱安慰道：“我知道你与她住一块儿，难免有些不顺心。等皇上册封了六宫，迟早会给你们安置更好的宫殿。你放心，你才生了三阿哥，她总越不过你去的。”

绿筠忧心忡忡地看着青樱：“月福晋在皇上面前最温柔、善解人意，如今一进宫，连她也变了性子，还有什么是不能的？”绿筠望着长街甬道，红墙高耸，直欲压人而下，不觉瑟缩了细柔的肩，“常道紫禁城怨魂幽心，日夜作祟，难道变人心性，就这般厉害么？”

这样乌深的夜，月光隐没，连星子也不见半点。只见殿脊重重叠叠如远山